

劉靈芾先生著

下卷

東方大同學案

阮明敬題



購  
子  
創  
造  
社

新  
社

主  
九  
廿  
二  
日

振  
中

楊子兼利學案序第三

昔顏習齋有言，後世有贊成我者，我道必傳，有反對我者，我道亦必傳。而某君薦公孫軼于魏也，曰：不用則必殺之。蓋用者殺者，均足以推廣其道。此觀于耶蘇既有徵矣。中國自漢武帝極枯學統，至于清亡，共二千餘年，爲東方學術思想專制黑暗時代。與羅馬君士坦丁帝三十一年後統一宗教，罷黜異教正同。而武帝以前，思以狹量排除異派者，孟子亦其中有力之一人。孟子曰：楊墨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余自幼頗疑此言，孟子斥彼爲洪水猛獸，而同時又稱其盈天下，豈天下人盡愚而孟子一人獨智與其必有可以盈天下者在也。尤可笑者，孟既稱楊學不肯拔一毛，而同時詆異其盈天下。夫豈有自私自利如此，而天下歸之者乎？余于民八年冬，旣成孔老墨耶佛五家大同學案，此後卽在晉洗心社講學，兼到鄉間提倡村治。距省之南四十五里，曰晉祠古唐村者，晉水源出于此，爲太原模範村之試辦地。余常嘯傲盤遊其間，玩山林泉流之盛，久宿懸壺山麓，把卷眺汾，晉雙流，摩娑周栢，耳聽松濤，與男女校學生兒童書聲，琴聲，及鳥聲相應和，平常惟携莊列太白詩東坡詞作伴而已。一日偶憶孟



子駁楊墨之言，年來墨子之文屢有人提倡，提倡墨子之文以資異聞而已，非無人能實通墨道及行墨學也。已証明孟子之偏見，而楊學獨無聞焉。乃取莊列關乎楊子學術者，搜剔而整齊之，不圖遂通楊學大要。乃嘆曰：有是哉，楊子之言盈天下，決非偶然，蓋純然大同家言也。豈孟子小康眼光所能通乎？其精妙且高出墨子上，無怪乎稱者先楊而後墨也。其論學根據之點極精確，不可磨滅者，有數大端，

一、人生觀，

主無常與憐生，

二、經濟學，

主公身公物，兼利，

三、養人之文明物質，

認食衣住用男女等，爲人生幸福要素，

此三者皆古今大問題，而于今爲烈。楊氏之學，深合近世歐化，不類數千年來東方所有學派，宜乎其爲衆人反對而獨蒙惡名也。雖今西方各家科學，若不藉機器炮火之力，尙不能宣傳于世界，況區區數千年前一卷之書，其何以能光大乎？余家甚近荀卿蘭陵，孟子者乃山東鄒人，而吾近鄰塾師也。徒以吾淮北山川枯澁，生民艱窘，風俗拘墟，故思想頑陋。以視南派老莊之超妙，許行之高逸，屈原宋玉之婉芳，蓋北方之強，與南方之強，其風化濡染已

大相懸殊矣。況囿于孔氏之小康學派，對於南派楊氏及許行大同學均盡力攻之，固不愧北方鄉儒眼光也乎！然自有此攻，而人尙知楊墨之名至今日。我卽由其攻而引起研究之趣味。竟得窺見楊子學說圓滿廣大全體，則孟氏攻之之力也。夫孰知孟氏以無父無君爲楊墨罪者，楊墨所含之主要問題，卽在是乎。夫大同之法，第一義在廢家國也。祛除家庭之苦與國殺之苦，而一切以「公身公物兼利」行之。此楊學大義，証之最近新潮而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非「忠義名絕」「君臣道息」不能「物我兼利」。楊子眞深通大同哲學，政教倫理經濟諸學而爲之者也。豈小康小儒可夢見哉。嗚呼！其人生觀精，其經濟學精，其科哲學精，眞絕作也！惜乎其書不傳，謹賴此篇亦可推全豹矣。此東方大同學之弘寶，亞洲文化之光榮也。故喜而序其探得之動機，願讀者印証之。至楊學所以在此二千年中不得見天日之故，則以楊根本主廢婚宦，息君臣，脫去家國苦軌，使生民休息無爲之樂，固與克魯羅素等所倡二十世紀以後之思潮同調。勢必爲二千年「地獄道政府」所排斥禁絕，及附屬地獄鬼王偷活之餓鬼學士所呵斥譏笑矣。或曰楊朱卽莊周，今由書中地理之西東，及學術趨勢考之，皆相去甚遠，絕不類。又有尋行數文，自命國粹考據家，考其眞僞年代者

此又與華嚴中數菩薩劫量之時間相等，付之一笑，不值與辯也。





# 東方大同學案

樂天修養館叢書甲部之三

下邳劉仁航著

趙修五演義

## 楊子兼利學案第三

### 上篇 論古一 生死觀

列子力命篇第六，『楊朱之友曰季梁，季梁得疾；七日大漸。』（大漸，就是危險的意思。）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；季梁謂楊朱曰：『吾子不肖！如此之甚，』（季梁因謂他兒子給他請醫，不能了達生死，所以說他不肖。）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？楊朱歌曰：『天其弗識，人胡能覺？』（天尚不能知道人的生死，人怎麼能知道自己生死的道理呢？）匪（同非）佑自天，弗孽由人，（人的生不是因謂天保佑纔生的，人的死也不是因謂自己作孽死的。）我乎！汝乎！其弗知乎！醫乎！巫乎！其知之乎！』（我同你尚且不能知道生死。那個醫生巫婆怎麼能曉得呢？）

楊朱歌的意思很深，就是了達生死的道理；不大容易懂，現在把他的意思引伸出來就是：

生呀！死呀！那個掌管？

鶴的脖子爲什麼長？

蛙的脖子爲什麼短？

烏龜的壽數怎麼幾千年？

上篇論古 一 生死觀

蜉蝣的命運怎麼一轉眼！

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

若是問老天大也不管。

無論那個生死長短先後，

大家都摸不着頭腦，

聽其自然。

還請什麼理脈評氣的醫生，

敲磬焚香的巫婆，

他慣會拿些陰陽寒熱瞎說病原。

『其子弗曉，終謁三醫：（謁就是請）一曰矯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矯氏謂季良曰，汝寒溫不節；虛實失度，疾由飢飽色慾，精慮煩散，非天非鬼；（不是天氣也不是鬼氣）雖漸可攻也。（病雖是危險還可以治）季良曰，衆醫也！亟屏之！（衆醫就是庸醫亟作速字解）俞氏曰，汝始則胎氣不足，乳哺，（竹用反就是乳汁。）有餘，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；弗可已也。』

俞氏向季良說的意思，就是你自從出生的時候算起；你的先天胎氣已是不足了，後來你必須要吃飯喝水；漸漸的受了些水濕，許多的病就從這生出來；你的病不是霎時得的，從你出生的時候就種下病根了；這病不容易治啦！



『季梁曰：良醫也，且食之。』盧氏曰：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；亦不由鬼，稟生受形；既有制之者矣，藥石其如汝何？（人既出生以後，即免不了病和死，藥石也是無用的。）季梁曰：神醫也，重貺遣之；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賤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輕之所能薄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；愛之或不厚，輕之或不薄；此似反也，非反也。（說理甚精）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。（法爾如此）或貴之而生；或賤之而死，或愛之而厚；或輕之而薄，此似順也；非順也，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。鬻熊語文王曰：（鬻熊是文王的師傅。）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；算之所無，若何？老聃語關尹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（誰能知道天的意思。）言逆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」

（若是逆探天意，預揣人間的利害；這個機心一生，無論如何用智用力，總是不對；也必免不掉凶禍，若順其自然；心中並不妄生波浪，自然就與天意暗合。）此篇想見楊子了生脫死的境界

『楊布（楊朱的弟弟。）問曰：有人於此，年兄弟也；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；貌兄弟也，而壽天父子也；貴賤父子也，名譽父子也；愛憎父子也，吾或之。楊子曰：古之人有言，吾嘗識之，（識音志就是記。）將以告若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；命也。（自然的道理，不可用智識測度他。）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，（若若就是隨順的意思，以上八個字；都是形容人機心不起時，自然的動作。）隨所爲隨所不爲；日去日來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。夫信命者，無壽夭，（死就死，生就生，生同死本來平等，並沒有甚麼長短高下；所以分不出壽夭來。）信理者無是非；（一個共同的公理，分散到萬事萬物上；

若是認定這個共同公理，就曉得一切衆人互相是非的事，是無謂的了。（信心者無順逆，（心是個大圓鏡子，本來沒有上下橫直斜倒偏欹高低順逆的分別；正合着佛說：「順逆皆方便」）信性者無安危；（性本是極自然，極坦白，極普遍，的個東西；說不到安危，一有了安危，便不是本性。）則謂之都無所信，都無所不信。真矣！慤矣！奚去奚就？奚哀奚樂？奚爲奚不爲？黃帝之書云：至人居若死，（心若死灰形如枯木。）動若械；（機械的動是無心的動）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；亦不知所以動，亦不知所以不動；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；（無衆生相）獨往獨來，獨出獨入；（往來出入無所待。）孰能碍之？」大無礙。

看來可想見楊子是一個逍遙遊的真人了，此篇大有禪門風味，

楊朱的生死觀，就是生便生，死便死；生也不足喜，死也不足悲；一一聽其自然便了。本來沒有生死，所以纔能了達生死，真是無畏金剛。

## 一 憐生觀上

### 甲 去名

列子楊朱篇第七：『楊朱（注字子居戰國時人，後于墨子）游於魯，舍（去聲館也）於孟氏，孟氏問曰：人而已矣！奚以名爲？曰以名者爲富，既富矣；奚不已焉？曰爲貴，既貴矣，奚不已焉？曰爲死，既死矣，奚爲焉？曰爲子孫，名奚益於子孫？曰：名乃苦其身。燠其心；乘其名者，澤及宗族，利兼鄉黨，況子孫乎？凡爲名者必廢，廢斯貧，爲名者必讓；讓斯賤。曰：管仲之相齊也，君淫亦淫；君

奢亦奢，志合言從；道行國霸，死之後管氏而已。田氏之相齊也，君盈則已降；君斂則已施，民皆歸之；因有齊國，子孫享之；至今不絕。（與他自己有何益呢？）若實名貧，僞名富。（爲善不因名而名自生，這是實名。因釣名始爲善，這是僞名。）曰：實無名，名無實；名者，僞而已矣。（不僞則不足以招利而求名，所以孔子說：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諡，古卽指大同世。）昔者，『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；享祚百年。』『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；而終亡其國，餓死於首陽之山。』實僞之辨，如此其省也。（省猶言明察。）

楊朱曰：百年壽之大齊，（去聲限也）得百年者，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，（假如有一人如此。）孩抱以逮昏老；幾居其半矣，夜眠之所弭；（止也）晝覺（音教）之所遺，又幾居其半矣；痛疾哀苦亡失憂懼，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適，（由然而自得；無介焉之慮者，亦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，奚爲哉？奚樂哉？爲美厚爾，爲聲色爾；而美厚復不可常墜足，聲色不可常翫聞；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，名法之所進退；遑遑爾，兢一時之虛譽；規死後之餘榮，僞僞（同踽踽獨行貌）爾；慎耳目之艱聽，惜身意之是非；徒失當年之至樂，不能自肆於一時；重囚繫梏，（手械也）何以異哉？（這是說小康以後一切法律道德的矯揉苦人，與孔子禮運所說小康略同。）太古之人，知生之暫來，知死之暫往。（這是大同世人生觀，宇宙哲學大同設教的要件。）（教人先觀無常也，）故從心而動，不違自然所好；當身之娛非所去也，故不爲名所動。（名關不破斷不能大同，共和元年，初時人心很安靜。自袁氏秉政，但見勳章爵位等；每日在報紙上連篇累幅，而下標無用的虛名；顛倒天下的好惡，是大



亂的根本；觀巢許可證。）從性而游，（游字極妙；法華經稱「觀音菩薩游此世界，」游是化境，大同世以游爲要。）不逆（乖迕也）萬物所好；死後之名非所取也，故不爲刑所及；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；非所量也。」

以上兩段有五條要件：一是不爲子孫。二是不爲刑賞。三是不爲名。四是觀生死無常。五是任自然從性而游，如鳥出籠。就是：『打破環境還其自然。』

『楊朱曰：萬物所異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，生則有賢愚貴賤，是所異也；死則有臭腐消滅，是所同也。雖然，賢愚貴賤，非所能也，臭腐消滅，亦非所能也，（是自然非人爲的意思）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；賢者所賢，愚非所愚；貴者所貴，賤非所賤。（就是無生死貴賤的意思）然而萬物，齊生齊死；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，十年亦死；百年亦死；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；腐骨一矣，孰知其異！』

此一段是嫌人因爭過度的空名，所以妄分出賢愚等兩個字，叫人爲空名而受苦，不是人的本性，而且鬧出天下的大爭殺來，故極力冷笑他們，像東方因皇帝的空名，西方因爭上帝的空名，殺了多少人，這是何苦呢！比較下來，就知楊子打破名關的高見了，杜甫詩儒術于我何有哉？孔邱盜跖俱塵埃，正是此意，本來聖人無名，是老莊派的正宗了，

且趨當生（且謀生前）奚遑死後？（言顧不及死後的事）

由來國家觀念太重，就爲利所誤。宗教觀念太重，就爲名所誤。空爭死後，反忽了現在事實，所以

最近潮流，一切科學無不注重人生，不像中世紀人迷信神話，專說死人上帝的事了，這樣觀念詩經上也有，

『唐風山有樞，隰有榆，（都是樹名）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，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（樂也）又山有考，隰有紐，子有廷內，弗洒弗埽，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又山有漆，隰有栗，子有酒考，何不日鼓瑟。且以喜樂，且以永（長也）日，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』。此等警戒，注重當生的態度極深切了，希臘伊壁鳩魯派說（*Epicurean School*）：Let us eat and drink to morrow we die 今日讓我們飲食，明日恐我們不在了，與劉伶之死便埋我，正同一放達，這種理想，雖然未必處處適用，然而也有時很應該提倡的，尤其是大同世學派的正宗南海康先生題大同書云，人道只求樂，天心惟有仁，所以伊壁鳩魯說快樂就是最高善的話，*Pleasure is the highest good* 是大同世法也，

『楊朱曰：伯夷非無欲，矜清之郵，（同由）以放（至也）餓死。展季非無情，矜貞之郵，以放寡宗。（此指柳下惠坐懷不亂事，寡宗是子孫少了，）清貞之誤善若此。（此善字與前引伊氏以快樂為善的意思相合，）

這是說大同世「飲食男女」的大法，因為沒有私產的制度；所以沒有廉名，因為沒有家制；所以不貴貞名。如同專制時代『臣罪當誅，天王聖明，』這個話，在共和時代就不適用了似得。

告子，「食色性也」孔子禮運說，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」都須要等到大同世才可滿足的，

## 乙 中道義

『楊朱曰：原憲窶於魯，子貢殖於衛。』(窶貧也，殖貨殖發財)『原憲之窶損生，子貢之殖累身；然則窶亦不可！殖亦不可！其可焉在？』曰：可在樂生，可在逸(安樂也)身。故善樂生者不窶，(足己之所資，不至乏匱。)善逸身者不殖。』(以多財勞苦精神)

這段是說，人生太貧不能自養，太富苦了身心，都是不應該的。像佛的出家乞食苦行，周公的富甲天下，都是不善謀生了。斟酌兩樣的中間，到了恰好處，還是不貧不富，無窮無富，物我兼利頂好

## 丙 生憐死捐的社會主義

『楊朱曰：古語有之，(大同之教也，與老子多引古正同。)生相憐，死相捐，此語至矣。相憐之道，非惟情也；勤能使逸，(安樂)飢能使飽，寒能使溫，窮能使達也。相捐之道，非不相哀也；不含珠玉，不服文錦；不陳犧牲，不設明器也。』(殉葬之器)

這是說大同世法重實用樂生主義；所以人在生前，當極相愛憐；憐字尤妙，便有無常觀在內，念無常，便想到要免互爭而互憐了。故應該大家同情，互相極其衣食住的樂趣，重公同享受之物質文明到人已死去，就是多花些物質；也是無用，不如捐棄這個尸體便了。

總起來楊子就是憐生主義，憐字很深，包厭世樂生二義在內。我因此越想起孟子絲毫不通大同學的，可笑了，我這一部學案六家學術算是孟子頂淺薄了，你看楊子拿着憐生社會主義的眼光，要解決人與人的關係，而孟子完全不通，汗他爲我，合現在一般頭腦簡單的人，一聽着，就說楊子自私自



利，一毛不拔，今看他處處說相憐相字的意思，說不但空有此愛情還要使天下人不飢不寒，安樂通達，這是何等周密！不過他以爲人死後就無用了，所以主薄葬和墨子正同，不像儒教末流，偏重僞禮，把死人玩把戲，還說是辦喪事，人有詞云，送葬之家吹鼓樂，悲似樂，我鄉有個俗說話，死個老的，吃頓好的。引起來虛僞葬經風水的鬼話，反而教亡過父母，暴棺中野，死了不得速朽，都是孟子爭厚葬的流毒，小康學說害人不淺，孟子在孔門，算功之首罪之魁了，

# 丁 管奢晏儉論

平仲在子產之後百餘年，二人何能對話。蓋故意尋出奢儉二特色人爲代表耳，

「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，夷吾曰：『肆（縱也）之而已；勿墜勿闕。』平仲曰：『其目（條件）奈何？』夷吾曰：恣耳之所欲聽，恣目之所欲視；恣鼻之所欲向，恣口之所欲言；恣體之所欲安，恣意之所欲行。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，而不得聽，謂之闕（音遏阻也。）聰。目之所欲見者美色，而不得視；謂之闕明。鼻之所欲向者椒蘭，而不得嗅，謂之闕顫，口之所欲道者是非；而不得言，謂之闕智。體之所欲安者美厚，而不得從謂之闕適。意之所欲爲者放逸；而不得行，謂之闕性。凡此諸闕，廢虐之主。（言棄人生之樂，虐人使之苦）去廢虐之主熙熙（樂也）然以俟死；一日一月一年十年，吾所謂養。（任情極性，窮歡盡娛，雖短期促年，且得盡當生之樂。）拘此廢虐之主，錄而不舍；戚戚然以至久生，百年千年萬年，非吾所謂養。（惜名拘禮，內懷於矜懼憂苦；以至於死，長年遐期，非所謂貴，）

這是純主現世的物質享受主義，就是後人的詩所說：「服食求神仙。多爲藥所誤；不如飲美酒，被

服紼與素。」後人又說：「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，」專就肉體上快樂論，自是半面的人性；不見桀紂陳後主陪煬帝麼？窮奢極欲到國亡而不悔。又如鄉里少年，縱酒色至於傾家亡身雖被父兄毆打；一點也不改，這是很多的。照這看來，可見富貴不是人的本性；而享受快樂，纔是人的本性；所以若只求得快樂享受啊！就是天子也要犧牲他的國，「富人也要犧牲他的家；匹夫也要犧牲他的身，但是此等享受；不能公諸大家，僅僅少數人享受；所以就開罪了天下，爲古來學家集矢的；叫做亡國敗家的妖孽。若能公身公物公貨公力，像孟子說的：「好貨好色，與百姓同之；無一夫不得其所，」這個道理，又有什麼可惡處呢？然而更進一步，要想滿足天下人人食色的幸福，非大同不可。所以楊朱極力發揮大同學說呢？就是很像告子以五欲論性。但孟子也主張欲字，不過在小康世不敢發揮便了；把孟子的話，引在下面。比較起來就知道大同小康學術的異點了，

孟子說：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；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嗅也；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有命焉；君子不謂性也。」照這看來，

孟子已承認告子「食色性也」之說，不過孟子主張小康世法；不能過倡樂生學派，所以良知上雖承認食色是性，但口不敢說出來，無可奈何。只好說謊，抓一個命字來做擋箭牌，而孟子的本領。到此就窮了；如同從前人無造輪船的本領，只得說不可航海，因爲海裏有龍王，不能上天，天上有雷神管着，到現在是不行了，

孟子又說：「好色人之所欲，人少則慕父母；知好色則慕少艾，有妻子則慕妻子。」又說：屢之相似

，是天下之足同也；口之於味，有同嗜也，易牙（名廚子。）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；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；是天下之口相似也，惟耳亦然，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（樂師。）是天下之耳相似也，惟目亦然，至于子都；（春秋時美男子）天下莫不知其姣（姣好也）也，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：「口之於味也，有同嗜焉；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；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；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，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謂理也，義也；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（養的畜生肉類。）之悅我口。」又說：「魚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」

照以上孟子的話看來，他論性也平，理義與肉欲二面，不過小康以禮爲教，有家國兩層的束縛，不能不偏到「苦」一方面。至於大同世，以樂爲教，公身公物，雖有禮教，無處去用，所以用小康以下的法子；發展人性，可算跛足式的發展；不能够盡人的本性。惟有大同世，盡人性，盡物性，兩面平均發展；方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呢？（注意，即是發展理性佛性，也非真到大同世不能普遍，）

管夷吾曰：「吾既告子養生矣，送死奈何？」晏平仲曰：「送死略矣，（很簡單了）將何以告焉？」

管夷吾曰：「吾固欲聞之！」平仲曰：「既死豈在我哉？焚之亦可！沈之亦可！瘞（音意埋也）之亦可！露之亦可！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！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！唯所遇焉。」

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：「生死之道，吾二人進（盡也）之矣。（我生活的時候，我身作主，別人不能干涉，我死過以後，這個死尸，我就不管了。）」